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贊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

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齊賢曰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士贊曰謝

眺詩何為遠別離漢書班婕妤賦美皇英之

女虞兮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

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

下染竹即班妃死為湘水神按地志黃陵廟

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

口廟有晉太康九年碑額曰舜帝二妃日慘之碑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

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

將何補齊賢曰惓惓無光冥冥暗貌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呼也

贊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

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下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兩嘯昏見晨起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

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嘆息注天也左傳震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曰馮怒也

天問曰康回馮怒士贊曰楚詞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又竭忠誠以事君兮反

離羣而堯舜當之亦禪禹齊賢曰孟子唐虞贊疣

贊曰禮記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者時也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

臣兮鼠變虎齊賢曰楚詞神龍失水兮為螻蟻之所裁蜀先主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士贊曰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

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

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泠

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

且宋國賤

且宋國賤

且宋國賤

且宋國賤

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
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
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權
秉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或言堯幽囚

舜野死士贊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

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
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

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注曰舜即位
五十年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

聯縣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曰漢紀望祀虞舜于

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
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

乘縣師古曰蒼說是在也其下九峰形勢相似
故曰九疑山以今郡縣考之九疑山在道州

寧遠縣南六十里兩漢之營道師古是文穎

之說而馮乘實今江華富川之地去九疑甚

遠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

峯二曰石城峯三石樓峯四娥皇峯五曰舜

源峯六曰文英峯七蕭韶峯八桂林峯九杞

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槩相似茲其

為九疑乎漢書舜重瞳子士贊曰後漢地理

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

營陽郡記曰其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
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疑山焉舜之所
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北
九山相似曰九疑山
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
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贊

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鮑照詩垂絲綠雲中漢賈誼
傳疏者或制大權偏天子可為慟哭者蒼梧
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左傳

漢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湘
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秦史祿自鐔甯
分一派南下謂之灘水湘水自海陽下全州
下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
州以入于洞庭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淚下染
竹即斑玉贊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
輔國張后矯帝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
感而作余曰非也為是說者蓋未嘗以全篇
詩意觀之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
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

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
作其在於天寶之未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
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
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力
士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
師又比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
之又帝嘗齋大同等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
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
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
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軍權
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
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
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
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
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

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
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
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嘆之辭謂時事如此
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
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
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大白所引竹書事特
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
起與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
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
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曾
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
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

公無渡河

王贊曰按王僧虔技錄曰其始義見崔豹古今注又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

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
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
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
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
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奈
公何聲音淒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
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
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
詩亦相此意耳

黃河西來决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

穆天子傳爾雅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
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
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
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
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
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王贊曰山海經河源
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
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
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
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
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
踰汭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
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齊賢曰堯典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
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海賦禹也啓
龍門之崖嶺壘陵巖而斬鑿羣山既略百川
潛滌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禹貢桑土既蠶生民詩麻麥蒙蒙則洪
水既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王贊曰書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啓禹子
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顧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湮洪水諸夏又
安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被髮之
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被髮之
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

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

死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王贊曰事見題注有長鯨百齒

若雪山公平公平掛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

不還齊賢曰鯨魚見二卷注雪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賦或屑沒於鼃鼃之穴或掛骨於岑嶽之峰注曰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因其姓號為坎侯蘇林曰作箜篌王贊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追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

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喻云耳

蜀道難

王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謂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

曰廣記太白嘗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臯臯大喜賜羅八百匹劉向說苑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

不與秦塞通人煙齊賢曰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

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吮言不曉文字
 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成都記蠶叢之子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
 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前山得道
 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
 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
 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兩江
 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

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齊賢曰太白
 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
 祖歌曰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九域志峨眉縣
 去嘉州西九十里峨眉山隸焉王贊曰太白
 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面隸鳳翔
 府山背屬真符圖經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
 兩山相對如峨眉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

龕百一十二大洞有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
 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齊賢曰昔秦欲伐蜀無
 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
 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伐蜀取其國號
 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
 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主遣五丁
 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
 厭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為石漢書張良說
 燒絕棧道王贊曰輿地廣記大劔山在劔門
 縣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
 餘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
 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
 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
 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

極天下之至險與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
 萬九千三百八十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
 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
 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
 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
 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
 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
 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上有六龍回日之
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
齊賢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坂陽鳥回翼平高標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士贊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齊賢曰

師古曰黃鶴一舉千里非白鶴也爾雅曰猿
 援善援郭璞注便攀援五臣注文選曰猿狖
 輕捷之獸士贊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
 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
 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崔豹古今注馬援武
 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不能臨此句意出於
 此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
青泥何盤
 者尚不得度則其為險絕可知
捷
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巖雪其嶺上入蜀之路言青泥之頂常有煙霧步而九折耳士贊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
捫參歷井仰
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齊賢曰岷山之地上有井

絡謂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甘氏是經
日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參必歷
乎井也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
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而恨王贊曰楚
辭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倏忽而捫天注捫摸
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
官東井與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宋
玉高唐賦股戰脅息漢嚴延年傳豪強脅息
顏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問君西游何時還
息曹植詩中夜起長嘆

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游

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棄繻而去
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昔植詩攬衣起西游江淹詩遊子但見悲鳥
何時還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

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

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周

朱顏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

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王康
琚詩凝霜周朱顏王贊曰樂府雉子班古詞
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
雌視江淹雜三言訪道經懷此書兮坐空山
空山隱麟兮窮翠嶠鮑照詩聽此
愁人兮奈何登山臨水得留顏連峰去天

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
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

人胡為乎來哉

齊賢曰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江賦詠巖鼓作注水擊巖之聲砢普水切上林賦礪石相擊硯

水擊巖之聲砢普水切上林賦礪石相擊硯

硯磳磳若雷霆之聲于贊曰木華海賦磊砢

李園曰有遠道客詩云胡為乎泥中

劍閣

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

親化為狼與豺

齊賢曰酈道元水經注小劍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賦曰一守

監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趨起

無地兮崢嶸高貌爾雅石載士謂之崔嵬漢

韓安國傳雖有親况安知其不為狼張耳陳

餘叙傳據國爭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

齊賢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

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為

封豕長蛇楊雄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吮粗充切嗽也史天官書秦以兵

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錦城雖云樂不如早

還家

王贊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西望涕沾裳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

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
為謫仙人王贊曰鮑照詩咨嗟戀景沉又絃
絕空咨嗟。士贊箋事已有客曰洪駒父詩
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瑄以
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為禮最厚杜
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
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
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
振因以所業贄謂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
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
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
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
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一本於蜀道難
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
云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非法李白為作
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評賀知章聞

各首詰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
為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
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子以何說為是乎予
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
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
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
用三錢買雞毛筆為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
亦於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
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
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劍閣之守不知
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也嘗
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
甫章仇兼瓊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瑄
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為豺狼等語哉
引喻非倫以是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按唐

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
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
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
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
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
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
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
遜比至城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
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
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
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
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
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
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者言叢爾之蜀僻在
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

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
道可以橫絕峩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
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峩
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
死然後梯天梯石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
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
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
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
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
巖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
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
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
令人脅歛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嘆而已也
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
子美北征

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
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
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之主也畏途
巖巖不可攀者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
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
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
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
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
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
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峰去天不
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
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
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以
喻踈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
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者言贊帝幸蜀
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
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
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
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羗夷
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時
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樂樂不如早
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
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
不足故三言之以致吾瞻戀之意云耳吁詩
意亦微而顯者歟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
南京歌胡為而作邪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
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如
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
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
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
金陵表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邪
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
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
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
梁甫吟王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
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齊賢曰漢武登封
泰山至于梁父九
域志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
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
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
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

意始於諸葛亮後
唯太白繼之耳

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士贊
曰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
平陽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

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
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

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衛
州戰國策姚賈曰

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
而王注呂尚爲老婦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
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
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在列肆文王
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國文王喜
載與歸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處非虎非罴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
遇尚父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為師易曰大人
虎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士贊曰史游俠傳呂尚困於棘津
漢書地理志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在瑯琊
海曲水經河水西又東徑棘津亭南劉澄之
云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呂尚所困
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
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
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
為帝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
釣何謂也予臆曰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
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百釣以指太
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千乃遇文王
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
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
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
此何況壯士當羣雄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
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若見沛公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
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生
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
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左傳
卻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漢書酈
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師古

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薄士贊曰史記酈
食其初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
何如人曰狀貌類夫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
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
瞋目按劍叱曰吾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
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計號為廣野君劉孝
標廣絕交論馳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李蕭遠運命論
張良受黃老之符三
畧之說以遊羣雄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

砰訇震天鼓

齊賢曰後漢書攀龍鱗附鳳翼

並乘天衢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累累如連鼓

連鼓之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

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闔者怒

齊賢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

嘴噓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

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

魂虎豹九關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

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閭闔兮倚閭闔

而望余注閭闔天門淮南子排闥闔論天門

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闔門扇楚人名門曰闔

白日不照吾精誠祀國無事憂天傾

齊賢曰列

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士賈曰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

哀哉 狻猊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

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狻猊其民鑿齒之徒磨牙而爭之爾雅狻猊類豨虎牙食人迅走山海經云小減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

足名曰狻猊騶虞仁獸不踐生草詩仁如騶虞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孫而右搏雕虎 智者可卷愚者豪

世人見我輕鴻毛齊賢曰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

惡來之徒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士贊曰

禮記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此言智者卷而懷之為寧武子之愚乃為人豪耳漢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

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力排南山三

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士贊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詳見一卷

大獵賦田疆古 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

為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一敵國云士贊曰哈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

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

啁笑曰哈後漢梁竦曰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

兩龍劔神物合有時士贊曰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魏

伯陽周易參同契曰嗷嗷聲正悲兮如嬰兒
 之慕母魏武帝時北風聲正悲張華論劔事
 見二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賢齊
 卷注曰屠釣呂尚也尚書邦之杌隍孔安國曰杌
 隍不安士贇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後漢二十八將傳曰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峴岬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隍易曰困于
 輓晚其義則一皆音五結五骨反此篇意思
 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東
 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
 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
 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
 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
 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
 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

碎旬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
 雷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謂用事
 而政令無常也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
 闔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
 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灼見當時貴妃
 紀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
 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
 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敢信倘使其君不鑒吾
 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狹偷磨牙
 競人肉駟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
 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狹偷磨牙競食人肉
 使有道德之朝則當仁如駟虞雖生草不履况
 背以人肉為食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
 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出見我輕鴻
 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挑白意
 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

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
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
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
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
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
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
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
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者此又白深自
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
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
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岷當安之
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
感會風雲之神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
君子遭時屯否峴岷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
命可也又德充符曰知不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烏夜啼

王賈曰按樂錄烏夜啼者清
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
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
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
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
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
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
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
歌故其詞云籠葱牕不開烏夜啼夜
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
祖此意詞
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
啞於雅

切不言也又烏格切笑聲王賈曰淮南子黃
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

何時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

還校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齊賢曰鮑明遠詩蛾眉

眉蔽珠櫳王鈞隔瑣牕王贊曰鮑照詩看婦機中織又來時聞君婦閨中嬌居獨宿有貞名詩云泣涕如雨

烏棲曲王贊曰樂錄烏棲曲者鳥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齊賢曰太平廣

記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曰此詩可成高見三百里漢濟南王傳注姑蘇臺一名

姑肯臺故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

臺以望湖中今隸平江府寰宇記曰西施施

共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絕書曰勾踐得

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外紀曰初闔

閭起臺於姑蘇山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

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

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

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

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

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王贊曰史

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

西施多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吳歌楚舞

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齊賢曰上林賦吳

吳蔡國名歛謳皆歌也歛音俞招魂宮霆震

驚發激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舞賦云激楚

結風陽阿之舞漢書高祖謂戚夫人曰為我
楚舞吾為若楚歌王贊曰樂錄清商曲有子
夜吳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

方漸高柰樂何

齊賢曰鮑照觀漏賦曰起攻階而升

騰波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殺項羽歌曰虞兮虞兮柰若何王贊曰詩云東方明矣此詩雖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

王贊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鏡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古辭云

戰城南死郭北野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體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

鄴也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東流言克魯山城也比齊曰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下也後周曰克沙苑言太祖俘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脫身遁也太白此作則又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漢地志代郡桑乾

縣音干言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言與吐蕃戰王贊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水經曰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鄯道元注曰河

水重源有三非為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
葱嶺之上西出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
南屬葱嶺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
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
蜀賓國三百四十里**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
草齊賢曰九域志安西都護府領月支條支
部唐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
瑟顛城置漢武帝紀注天山即祈連也匈奴
謂天為祁連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王贊曰
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祁連通
典唐置北庭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
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萬里長征戰三軍**
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漢嚴助傳曰天子之
盡衰老王贊曰後漢西域傳陳忠疏曰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漢嚴助傳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詩闕宮箋曰大匈奴以殺戮為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
齊賢曰蔡琰胡
上黃蒿芴枝枯葉乾沙場白骨芴刀痕箭瘢
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王贊曰史匈奴傳匈奴
以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秦
以侵伐其天性也王粲詩白骨平原滿

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

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始皇三十四年西北

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
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
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修烽火炬注曰前書
賈誼傳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

作桔槔頭上有甕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
 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
 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火廣雅曰
 甕笞籠也唐六典曰鎮戍烽火候所至大率相
 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有
 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曰初夜舉一炬謂
 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為差王贊曰史匈奴
 奴傳秦有隴西北地上却築長城以拒胡漢
 書烽火通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
 甘泉宮

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

軍空爾為齊賢曰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作

牙何能拂鬱長城道陶潛詩馬為仰天鳴王

贊曰此兩句是採摘古戰城南詞中語漢蕭

何傳曹參有野戰畧地之功莊子曰在上為
 鳥鳶食司馬相如檄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王粲詩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
 惜哉空爾為齊賢曰太公六韜曰聖人號兵為凶
 而用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王贊曰史越世家
 范蠡曰兵者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開元天寶中上好
 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王贊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鏡

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

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
 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
 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

景言清河王岳殄侯景復河南也後
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
也唐時遺音尚存太白
填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

齊賢曰曹植詩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
西歸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

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機詩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士贇曰王
尹丞融詩云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士贇曰漢王褒頌曰
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

申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
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為感因告以豐義之言

朝曰吾知之矣久矣擇之亦久矣豈行若言而
後識之哉凡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

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
人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

患腹益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違憂聲名之醜
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

嘉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天生我材
府大官送供具令對飲相對盡歡

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

會須一飲三百杯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
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魄公子悉皆齊之曹植

詩烹羊宰肥牛士贇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
唐

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
 范蠡之陶為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
 息之遂至巨萬漢楊惲書曰烹羊炮
 羔斗酒自勞古詩有云為樂當及時
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
側耳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
 有詩云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岑
 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白有元
 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潁陽新上別業
 其地北倚馬嶺連峰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
 海王贊曰記孔子問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也而聞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

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齊賢曰晉張翰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王贊曰語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古詩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
 酒被服紈與素謝玄暉詩世祀忽寂寞**陳**

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謹謔主人何為

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齊賢曰曹子建封
 陳王為名都篇曰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詩善
 戲謔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
 莊而時戲謔又酌言嘗之酌
 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醺之酌**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齊賢曰史記孟

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
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
鷓鴣表就楊昌貴酒為歡又賀知章一見太
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
酒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
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个
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
个吐花王良星注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
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
宿也杜注無舉此者故并及之五臣文選曹
植詩絃歌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
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
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王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

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趨

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齊賢曰

永無邊城之災南史沈慶之手不知書每將

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趨悍慤豁趙充

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曰忽躡

影而輕驚注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尚書驕淫

矜侈士贇曰此齊盧潛與弟子遠少為崔昂
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
讀書耳古詩胡馬依比風漢明帝欲
征匈奴竇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鞍
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

發雙鷓迸落連飛鶻

齊賢曰朔音簪鞭鞘也

呼鷹周禮近郊十二遠郊二十而三引滿

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雙鷓下爾雅下

落也鷓呼交切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鷓尾

鶻箭十二枚士贊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

西都賦曰機不虛掎中必疊雙注曰不虛發

也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連雙鷓於青雲之際飛鶻反

鳴鏑也釋鶻箭音許交反

海邊觀者皆辟易

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

帷復何益

齊賢曰漢書注辟易言開張而失

磧沙州有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

都邑遊俠張超之倫白馬篇曰幽并遊俠兒

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贊曰漢書赤泉侯人馬

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

猛氣之咆勃蔡邕撰庾侯碑曰英風發於天

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阮籍

詩英風截雲霓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

姦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班固漢

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

曰耆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漢董仲舒為博

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

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虛名復

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

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王贊曰飛龍引者古樂

專言黃帝昇湖丹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

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齊賢曰史記

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鬚髯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

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

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

變化愈妙服此二藥令人不老不死又仙經

曰朱砂為金服之升仙上士也茹芝導引咽

氣長生中士也食草木干歲以還下士也

又曰殺神丹令人壽無窮乘雲駕龍上下太

清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受賢

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告之王贊曰史

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食物致物而

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物器則益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

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齊賢曰

同車顏如舜華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

謝紫霞見上王贊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

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玉神女賦燁乎如花

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禎詩奮翅凌紫氛

從風縱體登鑿車登鑿車侍軒轅遨遊青天

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許慎云鸞以象馬之

聲五臣云車鈴也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

號之為軒轅王贊曰張衡西京賦紛縱體而

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
名又以為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
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

道留其間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黃

龍髯髯墮黃帝之弓抱朴子黃帝自擇亡日

至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穴無

尸但劍舄在王贊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清

水清且寒陸機詩惠心清且閑列仙傳曰軒

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

唯有劍舄在棺焉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

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何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齊賢曰

垂條嬋娟王贊曰江淹詩畫作秦王騎龍攀

女乘鸞向烟霧王粲詩揮涕獨不還騎龍攀

天造天闕造天闕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

王贊曰抱朴子曰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

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

帝於荆山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
登天也黃帝自可有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
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書皇后
紀夢攀天而上晉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關梁
又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關其間
之闕門主關梁又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

天門其內天庭也曹植遠遊詩靈輦戴方長
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長
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齊賢曰大人賦曰排闥闔
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紫皇紫微宮
大帝也士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鈞
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曰中一星
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
紫皇乃賜白
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傳
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士贊曰古詩云採取
神藥高山端白兔擣蝦蟆丸漢武帝內傳西
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
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
光有時凋落而此
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
之真身則長存也

颯如秋霜

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
上大人賦曰吾乃今日覩西王母
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首詩
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首詩
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首詩

天馬歌

士贊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
馬六曲之一漢郊祀樂歌亦
有天馬之歌乃元狩三年馬生渥
水中作及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
作太白此辭其
製恐不出此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
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齊賢曰大月氏本
居燉煌祁連間至

月頃單于攻破月氏頃卒子老上單于殺
 擊大夏而臣之其眾小者不能去保南山羌
 號小月支長楊賦西歷月窟漢天馬歌驎騶
 駿驥虎脊龍文武帝時西域大宛馬虎脊魚
 目龍文鳳頸尾如蒲指安驥書曰望之大就
 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奇
 赭白馬賦曰雄志倣儻精權奇又曰驅驚
 迅於滅沒伯樂曰一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
 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
 者目上陷如井字整蘭筋見選孔璋書王贊
 曰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之馬充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齊賢曰
 於廣門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漢郊祀
 志天馬來窮西極離騷曰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王贊曰漢志渥洼注神馬歌天

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燕草
 徑于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子身逝崑
 輪天馬來龍之媒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
 遊閭闔觀玉臺魏都賦刷馬江州毛詩言
 邁躡慌惚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別幽燕畫
 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王贊曰李尤
 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
 窮也赭白馬賦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
 窮神行之軌躡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珠
 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珠賢

曰渥洼馬樂章曰今安匹龍為友赭白馬賦
 曰歛聳權以鴻驚時濩畧而龍翥西京賦萬
 騎龍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
 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尾兩邊

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曰
 頭宜少肉如剥兔頭口中色欲鮮明舌欲方
 而薄長而大色如朱李蘭刻漏法曰以銅為
 渴鳥渴鳥猶剥兔云傳玄乘與馬賦曰頭似
 削成尾如植髮赭白馬賦曰鷹門沫赭汗溝
 走血士贊曰赭白馬賦水軼驚鳥言頸項如
 鳧也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作翻車渴鳥施
 於橋西用麗南北郊路注曰翻車設機以引
 水渴鳥為曲筒氣接水上此用其字謂馬昂
 首如渴鳥為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鷹門欲開
 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
 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

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

山誰敢沾齊賢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薦
禰衡表曰龍躍天衢王逸曰韁在

口為鞿絡在頭為羈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
 飾金羈說文曰羈絡頭古曰出束門行曰黃
 金絡馬頭赭白馬賦曰兩權協月相馬經曰
 權頰權欲滿如月蕪城賦稜稜霜氣士贊曰
 易曰何天之衢亨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
 連錢論語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
 而沽
 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齊賢曰劉邵
 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西京雜記曰文帝
 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驪士贊曰尸子曰我
 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赭白
 馬賦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白
 君軒駮躍驚矯浮雲翻齊賢曰漢武紀李廣
 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
 種前肩膊出汗如血魏志曰駑馬戀棧豆駮

荀勇切鮑明遠東武吟曰瘦馬戀君軒
士贊曰漢天馬歌曰爾浮雲兮曉上馳
萬里

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

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司馬紹統詩曰撫劍起

躑躅說文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天馬

樂章曰游閭闔觀玉臺士贊曰仙傳拾遺周

穆王乘八駿之馬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王

無死尚能復來易山川丘陵也詩維山崔嵬

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

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驥之齒長服鹽車而

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綾衣以幕之驥驥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伍子胥

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比史盧思

道曰翦拂次虛長其光價絕交論曰翦拂使

其鳴王逸曰孫陽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

伯樂姓名善相馬

子方惻然為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

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
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
束帛贖之窮士聞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
之知所歸心焉

齊賢曰七命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李善注
瓊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士贊曰鮑照詩誠不及青
鳥遠食玉山禾古艷歌曰腸中常苦飢嚴

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河眉請君贖獻

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齊賢曰莊子伯樂

阜棧司馬彪音義曰棧櫪也阜也若櫪牀施

之濕地史記造父取桃林驥騮馴馴獻之穆

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

上士贊曰沈約詩秋風生桂枝魏武帝云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

乘遂宿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鮑照無鶴

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

田夕飲乎瑤池此篇蓋為逸羣絕倫之士不

遇知已者嘆亦白自傷其不

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齊賢曰晉山松傳舊歌有行

路難曲詞頗踈實山松好之

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

歌之聽者莫不流涕王贊曰行路難

者古樂府道路六世

之一亦有變行路難

詩美酒斗十千晉何曾曰食萬錢王贊曰曹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齊賢曰

詩美酒斗十千晉何曾曰食萬錢王贊曰曹

植樂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謝靈運

詩金樽盈清醕詩云清酒百壺張衡詩何以

贈之雙玉盤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停杯投筋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齊賢曰

顧何茫然王贊曰鮑照詩拔劍不能食擊柱

長嘆息列子子貢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

見色若死灰世說衛洗馬初渡江欲渡黃河

云見此茫然不覺百端交集也

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

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廣河至冬寒即凍

澤州歐陽堅石詩不上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來後人遂以日邊為帝都士贊曰行路難行

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齊賢曰列子大道以多

生士贊曰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

又請揚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

者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

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者移時不笑長

者竟日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齊賢曰南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贊曰古詩菟絲生有

時夫婦會有宜海賦掛帆席馬融廣成頌然

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

幃成公綏嘯賦浮滄海以游志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

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

門不稱情齊賢曰杜預左傳注曰二十五家

則何王之門不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

可曳長裾乎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悔

忌賈生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劍怯耳衆辱信

曰能死刺我不能出勝下信熟視俛出勝下

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司馬虎曰九夫為井井

有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漢書天子議以

誼任公卿之位終灌之屬盡害之士賈曰史

賈生名誼文帝召為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

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

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

終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洛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君不見昔時燕

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

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

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

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

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

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

蔓草縈骨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南十

八里古有行路難詩陶潛有歸去來辭王贊

曰鮑照詩時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曰

段匹殫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

臺鮑照詩明慮自
天斷不受外嫌猜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

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逸士傳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逃之

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

牛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

之比河曲之中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

詩曰山有蕨薇比雲月士贊曰選蔡邕撰陳太丘碑文含光

始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齊賢曰史

記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

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數於千里持戟百萬白起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并蜀漢

以越韓魏攻強趙坑馬服功成矣而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

重罷無能廢無用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合從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

謀遠計以云為存因辱為榮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士贊曰陶潛詩曰賢達無柰何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誥受
越賂讒子胥賜屬鏹之劍子胥告舍人曰必
扶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
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
劭曰鴟夷榼形以馬革為之屈原見上王贊
曰史屈原名平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於是懷石自
投汨羅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晉陸機
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
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比中
郎將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
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使牽秀密反

機機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
聞乎遂遇害史李斯焚上蔡人西說秦王為
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李斯喟然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
盛夫斯乃上蔡布衣問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駑下遂擢至此當今大臣之位無居臣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及二世元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
獄與其子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韓子曰衛靈公君不
至濮水之上稅舍而牧李軌曰稅舍也君不
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

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

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

王贊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

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

美人如花隔雲端

齊賢曰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炙轂子曰

絡緯莎雞古今注曰保緯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大極殿上有金井闌金博山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詩云有美一人王贊曰晉書樂志曰後園鑿井銀作床銀床井闌也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宋玉神女賦美貌橫生燁乎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

之波瀾

齊賢曰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王贊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注青冥雲也何晏景

福殿賦 水浩浩 天長路遠 竟飛苦夢 竟不到關山

難長相思 摧心肝 齊賢曰 蔡琰胡笳曰 關山

曰 痛哭摧心肝 王贊曰 張衡思立賦 天長地

遠歲不留 選古詩 路遠莫致之 韓非子 六國

時張敏與高惠為友 每相思不能得見 敏於

夢中往往但行至半途即迷 不知路遂回如此

者三 古歌曰 大

憂摧人肺肝心

上留田行

王贊曰 王僧虔技錄曰 上

十八曲之 留田行者 相和歌 瑟調三

田地名也 其地人有父母死 不字其

孤弟者 隣人為其弟作悲歌

以風其兄故曰 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 孤墳何崢嶸 積此萬古恨 春草不

復生 悲風四邊來 腸斷白楊聲 齊賢曰 古今注

也 其地人有父母死 不字其孤弟者 隣人為

其弟作悲歌 以諷其兄 故曰 上留田 古詩 白

楊多悲風 蕭蕭愁殺人 王贊曰 何遜詩 行路

一孤墳 路成墳已毀 崢嶸高貌 梁簡文帝文

千齡俱盡 萬古誰留 借問誰家地 埋沒蒿里塋

江淹詩曰 行子腸斷

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

齊賢曰 七哀詩 借問

誰家墳 顏師古曰 死

人之里 謂之蒿里 或云 下里 王贊曰 崔豹古

今注 田橫門人 蒿里歌曰 蒿里誰家地 聚斂

家墳田疆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

古冶氏

葬他人於此舉銘旌齊賢曰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

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

馬鬣封之謂也檀弓曰銘者旌也以死者為

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贊曰此篇主意

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

兩句然與古今注異又不知者

載是何人姑闕以俟知者

一鳥死百鳥鳴

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廻翔

不能征齊賢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征飛也

士贊曰禮記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

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

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嗚號焉躡躅

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

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

屬者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

與羣居而不亂乎後漢書地理志永昌郡比

蘇標榆註云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

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嘶每歲

十月八日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

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噤不食

者以為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

故衆鳥來弔劉向說苑孔子晨立堂上聞哭

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

子

集卷三

聖

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
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
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
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
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
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
貧賣子以葬之特與其別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

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

頰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

兵齊賢曰續齊諧記京兆久田真兄弟三人

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多樹即枯死真見

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
感而更合交河之木出岷山安都縣兩樹對
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
也左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
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
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
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臧遷闕伯於商丘王辰商人是因故
辰為商星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其季出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
夫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
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
晉星士贇曰曹植詩倉卒骨肉情漢書燕王
旦回今王骨肉至親蘇武詩曰骨肉緣枝葉

結交亦相因李善曰骨肉謂兄孤竹延陵讓弟也揚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

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卅家吳二十五年長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君人季札季札謝曰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

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目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韋昭注國語曰緬猶邈也王贊曰孝經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尺布之誣塞耳不能聽賢激清風於來葉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蜀不食死輜中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

尺布之誣塞耳不能聽賢賢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王贊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誣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啖延瑤李成式皇甫銑輩受

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
殺之太白曰擊其時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

王贊曰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

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

齊賢曰玉帝吟曰上景發晨暉

金霄鬱紫清楚辭挾秦箏而彈徵王贊曰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入綺

柱柱玉盤龍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王

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古詩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窓牖又曰彈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

奮逸響新聲妙入神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沉蓬瀛樓臺感杳

波浪驚

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

地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泰液池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王贊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行鮑照作

言學仙者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

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

無為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後漢彌衡

贊曰莊子戲笑不及排詩云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書萬姓悅服詩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莊子曰鼓歌以舞之
又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董仲舒策制曰
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

平太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軒帝不

去留鎬京齊賢曰太白送權十一序曰吾素

以雲為車也毛詩王居鎬京士贊曰三十六

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見道書詩文王有聲

鎬京薛雍注云武安能為軒轅獨往入宵冥

王作邑於鎬京齊賢曰軒轅黃

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齊賢曰

帝名壽鼎成乘龍上天宵冥杳冥也毛詩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士贊曰莊子黃帝聞

成子曰我為法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禮記小臣廉司馬相如封禪書前出所

原也禮記小臣廉司馬相如封禪書前出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

前有樽酒行士贊曰前有樽酒行者

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遇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

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齊賢曰江文通

曹子建樂府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淥醴湘州記湘州臨

水縣有鄗湖取水為酒宋玉招菟曰美人既

醉朱顏酡士贊曰鮑照詩春風太多情謝靈

酒與湘東鄴朝年常獻之世稱鄴醪酒鮑照詩暉暉朱顏醜韻釋飲而面赭曰醜青

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齊賢曰謝叔原詩良

遊常蹉跎士贇曰江淹詩桃與李兮嬌上春逸詩人壽幾何曹操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選古詩流光正徘徊世說周處嘆曰年已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

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士贇曰漢書酒酣上自高

歌起舞又莊舞項伯亦起舞祖逖傳劉琨因起舞詩云日之夕矣漢書李廣意氣自如匡

衡傳曰意氣未能平也古詩虛名復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

龍門縣在河東北百八十里故采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所斬以

為琴注擊師摯選詩清如玉壺水士贇曰周禮大司樂龍門之琴於宗廟中奏之詩云清

美酒斗十千曹植詩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

顏始紅士贇曰侯曠擊絃急管為君舞胡

姬貌如花當盧笑春風舞羅衣君今

不醉將安歸齊賢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

君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賣乃令文君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以上為壚居

酒瓮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似煨爐俗學者皆謂當爐為對温酒火爐失其義矣詩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王贊曰神女賦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温乎如瑩曹植詩羅衣何飄飄洛神賦被羅衣之璀璨兮古詩波服羅衣裳當戶理清白漢書息夫躬絕命辭玄雲共鬱將安歸晉謝安曰如此將安歸邪

夜坐吟

王贊曰夜坐吟者樂府夜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

齊賢曰傷歌行

曰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謝惠連詩沉吟為爾感詩焉得緩草言樹之昔注背北堂也
長曹操詩沉吟至今
夜水合井泉月入閨金

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輔多掩妾淚聽君

齊賢曰缸古雙切西都賦金缸街壁漢書

歌孝成趙皇后弟為昭儀居昭陽殿其壁帶

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壁王贊曰鮑照詩軍

井冰畫結土馬羶夜重西都賦注呂延濟曰

金缸燈盞也潘岳笙賦衆滿

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

情聲合兩無違
王贊曰詩大序嗟嘆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一語
文謂之音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齊賢曰陸士衡擬
畧云漢興魯人虞興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
塵王贊曰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

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前有樽酒行夜坐
吟三篇鮑照樂府白紵詞體也老杜所謂俊
逸鮑參軍
者是矣

野田黃雀行

王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

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晉曰伯益言赤鳥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

命神雀來也雀一作爵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

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

齊賢曰吳都賦翡翠翠

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六帖云秦始皇時吳

宮守吏以火照無巢因燒吳宮東方朔十洲
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
有火於山嶼康成曰獸罟曰罟罟曰羅
網王贊曰郭璞翠贊雀鷓鳥越在南海羽
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越絕
書外傳記吳地傳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
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蕭
燒之鮑照詩曰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蕭
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柰若何齊賢曰莊

躍而上不過數閃而下翱翔蓬蒿之間爾雅

鷹鷂鳩鷓屬晨風也詩云鷓彼晨風王贊

曰左傳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史項羽詩曰虞兮虞兮柰若何

箜篌謠

齊賢曰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

作王贊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內有
筮篋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筮篋謠
太白此詞
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

王贊曰楚辭攀天

后紀夢攀天而上小臣攀龍而墮事見前飛

龍引注漢王褒頌攀龍鱗附鳳翼隋獨孤石

紀騎虎之勢

必不得下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

光武 齊賢曰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翟公
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居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曰幸其館光臥不
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人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
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
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
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
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
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
陵灘焉王贊曰王粲詩人周公稱大聖管蔡
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周公稱大聖管蔡
寧相容 齊賢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
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
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

載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後管叔放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齊賢曰漢文

見前上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重齊賢曰徐庶曰本與將軍圖

植求通親親表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

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門之異殊於胡越詩云他人有心又豈

無他人又謂他人昆莊子吾見子之心矣輕

方寸之地虛矣又孔子曰人心儉於山川

言託朋友對面九嶷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

如松王贊曰九嶷峰見前注荀卿子曰桃李

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管鮑久已死何人繼

不變可謂得其真矣齊賢曰史記曰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

其蹤齊賢曰史記曰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育老母

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功名不顯

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

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

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

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王贊曰琴操卅言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作也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飛乃作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不獲因援琴而歌其聲中絕魏武帝有宮人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為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出降為尹更生妻妾得此聲不絕按楊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日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

齊賢曰

取女所自操琴於家一哉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邪言未畢俱飛而起不見所往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操雉所記與思歸操之言相類恐是訛易今太白所作亦但祖犢牧子事韓昌黎亦然無述雉之說者但韓集犢牧子作牧犢耳恐傳寫之訛

發伯子牙歌云麥秀蘄兮雉朝飛埤蒼曰蘄麥芒慈斂切選詩麥隴多秀色射雉賦麥漸以擢芒雉鳴而朝雉鷲綺翼而賴搗灼繡頸而來背徐爰曰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王贊曰莊子逸詩曰青鳥之麥生於陵陂續漢書威帝時童謠曰小

麥青青大麥枯潘岳射雉賦擅揚挾兩採雌
妬異鮑照詩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兩雌

錦衣繡翼何離徙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

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

晉賢曰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王贊曰潘岳射雉賦灼綉頸而袞背鮑照雉朝飛

詩別綉頸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

碎錦臆椀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王贊曰鮑照詩催絃急管為君舞枯楊枯楊

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

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鄭康成曰夷與

稊同徒稽切繫齋曰言不盡意應德瓊詩身殞沉黃泥

上雲樂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

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

西方曰昊天許慎曰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昊也又西方金也其帝少昊許慎曰少昊

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康老胡雛生彼

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白

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齊賢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

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楊賦曰西壓月窟
 嶢巖高聳貌戍削清曜貌王贊曰莊子太山
 嶢巖陸士衡詩窈窕多容儀司馬相如子虛
 賦紛紛排排楊施戍削張揖註曰戍削裁制
 貌通鑑晉安帝紀王羲之風骨清舉上林賦
 曳獨繭之諭視眇闊易以戍削郭璞注曰戍
 削言刻畫作之也宋孝武紀曰風骨瞻視非
 常士也宋高祖紀曰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
 偉同上桓玄曰劉裕碧玉炁炁雙目瞳黃金
 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下觀
 詭譎貌豈知造化神齊賢曰碧玉炁炁言眼
 孝意國人黃髮綠眼又堅昆部人髮黃鼻綠
 詩曰卷髮如蠶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

目鼻為中嶽其鼻下侵唇王
 贊曰繆襲詩造化雖神明
 大道是文康之

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

賈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後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君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晉孫楚石人銘曰大象
 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白虎通
 曰地者元氣生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
 萬物之祖也

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
 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

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
 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
 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

地九萬里木華海賦狀如天輪呂氏春秋云

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齊賢曰火精日也水銀月也

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

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

何而顧兔在腹注夜光月也王贊曰淮南子

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廣雅曰日一名陽烏

女媧戲黃土團

作愚下人散在六合濛濛若沙塵生死了

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齊賢曰山海經女媧

之野注女媧古神淮南子人面蛇身一曰七十

變其腸化為此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

也王贊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缺之推耳

淮南子道者舒之慎於六

合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

西海栽若木東溟

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齊賢曰山

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木日所入處

崑崙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

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

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山海

經黑齒之比曰暘谷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戴鳥郭璞曰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

王贊曰淮南子地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

噴許慎曰扶木扶桑也在陽谷南陽州東

方

也中國有七聖半路頽洪荒齊賢曰莊子黃

具茨山方明為御昌禹驂乘張若謂朋前馬

昆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

所問塗適逼牧馬童子問塗焉陛下應運

贊曰揚子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與漢光齊賢

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

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

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

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

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春

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春陵地

勢下燕上書願徒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

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隸鄧州東京賦

龍飛白水是也二賈曰東漢光武本紀論曰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

貨泉或以貨泉字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

文為白水真人

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韓信曰項

皆廢晉志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天文志紫微

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王贊曰仲長

統傳曰豈可鞭笞乎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

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大鳴舞飛

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上

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

大如斗形音而形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後
 猊也博物志魏武伐踰頓經白狼山逢師子
 格之師子哮咆左右咸驚忽一物從林中出
 如狸超上王車輓其師子將至此物跳上其
 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其一子還未至
 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士贊
 曰後漢章和元年安息國獻師子形似麟而
 尾角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
 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
 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見則天下安寧
 瑞應圖鳳凰者仁鳥也惟曰鳳雌曰凰莊子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傳毅舞賦颯沓合并
 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
 素手拜龍顏獻聖壽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
 有一天花散

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
 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
 花終不能去王贊曰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
 威儀舉措耳釋迦譜云菩薩下生時墮蓮花
 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師子吼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此借用其事以形容老胡之狀
 也漢高紀隆準而龍顏莊北斗戾南山摧天
 子華封人請祝聖人壽
 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齊賢曰詩
 云如南山
 之壽不崩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齊賢曰唐禮

吳拂舞曲也王贊曰拂舞歌五曲有
 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

亦入清商曲按晉湯泓舞序云白到
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
白鳧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
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
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
也然竭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
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之前所作惟
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
鳧

篇

鏗鳴鐘考朗鼓齊賢曰鐘華鐘楚辭注鏗撞也考擊也

鐘鼓弗考歌白鳩引拂舞齊賢曰白鳩尸鳩之

拂舞歌詩有白鳩濟濟獨漉石淮南王五
篇並施殿庭蓋出自江左驗其歌皆非吳辭

也舊謂之吳舞觀揚泓序排舞自到江南見
白鳧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
察其辭旨豈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邪
白鳩之白誰與隣霜

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

安馴齊賢曰毛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鳴鳩結鞠

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
如一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鳴鳩之
仁鳩不噎之鳥王贊曰首農政鳴陽春天子

孟子云白羽之白也

刻玉杖鏤形賜耆人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

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又曰鳩搏穀也左
氏郊子曰祝鳩氏司徒也賜鳩氏司馬也鳴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空冠也鶡鳩氏司空事也
 五鳩鳩鳴者也杜預注鳴鳩平均故為司空
 平水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
 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輔之以粟粥八
 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
 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
 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鷗鷓鴣貪而好
 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齊賢曰莊子鷺
 詩外傳田鮑曰雞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見
 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
 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劉孝標演連珠曰
 雞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

郭璞曰
葦也

日出入行王贊曰日出入行即樂府
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

也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

所舍安在哉齊賢曰天問曰隅隈多有誰知

南子曰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曰

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

虞淵義和至此而迴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
 安藏注東方未明是時日安所藏其精光平
 士贇曰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
 日出乎地萬物蕃息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晉

傳玄日并歌義和初覽轡六龍其始與終古
並騰驤阮籍詩梁王安在哉

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

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

萬物與歇皆自然齊賢曰易曰天行健君子

義得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鄭玄

注周禮曰終古猶言常也司馬彪氣母元氣

之母易疏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

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前漢律歷志曰太極

運三辰五星外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

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潘安仁

詩曰四運紛可喜士贇曰選仲春令月百草

茲榮宋玉九辯秋之為氣也草木黃落而變

道法自然 義和義和汝奚汨沒於荒淫

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

多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義和之國

注云義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

立義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

韓遺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

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齊賢曰賈誼過

海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

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莊子若然者豈

見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郭象注溟滓甚貴之謂也王贊曰易括囊無咎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注云大隗大道也在宥篇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黜爾聰明明淪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竟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混混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溟溟司馬虛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全是祖莊子內雲將鴻濛問答之意語多不能盡錄試索觀之則見矣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平其間也

胡無人 王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斡精堅胡馬驕

齊賢曰

北門行曰嚴秋筋斡精且強注斡筋斡公旦切王贊曰梁元帝纂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凡為弓冬析斡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斡鮑照詩何用獨精堅古詩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胡馬依北風齊賢曰史記闔顏之役漢馬十萬騎負嫖姚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馬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討祿山之師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百八級封去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匹妙切

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鷄
 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票姚之字耳今讀
 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限於韻既有二
 音姑從其一王贊曰票姚字音辯見第五卷
 塞下曲第三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
 首末句下注
出匣齊賢曰陳孔璋賦曰飛兔流星注言疾也家語曰魏文帝典論選茲良金命彼
 滿白羽王贊曰魏文帝典論選茲良金命彼
 國工精而鍊之淬以清漳光似流星名曰飛
 泉崔豹古今注吳有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
 冥百里六劍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劍吳
 王取純釣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
 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澗郭元振劍歌琉璃
 匣裏吐蓮花錯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
 鏤金環生明月

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

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王贊曰
 西域高昌傳正觀四年侯君集討定高昌先
 是國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軍兵如日月日
 月照霜雪幾何不殄滅東漢西域論曰臨西
 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
 周盡焉又臧宮論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

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西陽雜俎曰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

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
 月史記天宮書旄頭胡星也王贊曰此詩必
 作於上元之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書
 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

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
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婁胃
昴畢觜參又主邊兵又晉天文志曰昴七星
又為旄頭胡星李白統言之以太白也自茲
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恢復兩
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
履胡之腸

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傷
齊賢曰崔

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
賀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

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
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或

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城城胡無人漢道昌
傷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

上贊曰左傳子毋謂秦無人漢文叙傳曰紫
我漢道武帝制曰凌明寢昌之道詩至漢道

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守四方一本云無此
風雲飛揚安用猛士方守四方一本云無此
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
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
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詩決非太白作蓋
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

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
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穎濱直
致譏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
則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
王贊曰樂府有時景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

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齊賢曰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于

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注
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為晝冥為夜
吹為冬呼為夏又曰入絃之外又有入極北
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問
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贊曰天不足西北
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曰
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媯州
本北燕州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
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
帝名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應劭曰在
漢上谷郡涿鹿縣王贊曰韓詩外傳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
出燕京注曰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
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史五帝紀黃帝居軒

丘轅之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
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
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鞞中有二雙白羽箭

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王景元詩思婦臨

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陸士衡
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苦寒行
曰劇哉行役人慊慊常苦寒史記高祖曰吾
提三尺劍取天下出自薊北門行曰分兵救
朔方鞞鞞箭藏也家語白羽若月張景陽詩
蜘蛛網四壁王贊曰史五帝紀肇十有二州
注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

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

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長城事見前注鮑

照詩留我一白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

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

風雨雪恨難裁齊賢曰朱浮責彭寵曰以漁

士以塞孟津毛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士贊曰韓非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

俠客行王贊曰樂府俠遊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曠日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

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

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

閭詔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

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

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

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

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

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

鉤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

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

曰吳鉤刀名刀彎今南蠻用之曰葛黨

鞍照白馬颯杳如流星齊賢曰徐敬業詩汗

馬躍金鞍陳孔璋賦

曰飛兔流星注流星疾也王贊曰辛延年羽

林郎詩銀鞍何情燭鮑照詩賓御紛杳颯鞍

馬元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齊賢曰鄒陽

不留行莊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王大悅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天下無敵矣曰江淹詩拂衣釋塵霧史

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閑過信陵飲脫劍

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

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齊賢

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

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

見其容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

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罷

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

屠間耳史貫高為人能自立然諾曹植詩季

布重然諾楊惲書酒後耳熱拊缶而呼烏烏

王贊曰史記游俠傳曰布衣之徒設取與然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車騎自迎侯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齊賢曰鄒陽

吳王書曰兵

見王王曰子

一人千里不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與名

士

閑過信陵飲

脫劍

齊賢

曰史記魏公

子無忌封信

陵君魏有隱

士曰侯嬴年

七十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

子嘗置酒

會客坐定從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
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
姬於王卧内竊虎符奪晉鄙軍使朱亥袖四
十斤鐵槌槌殺晉鄙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
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
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到以送公子公遂
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到詩云徐方震驚爾
雅赫兮烜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齊賢曰
兮威儀也雄傳維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傳董
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
方草太玄有以
白守泊如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